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815年2月24日在瞭望塔上的瞭望员向人们发出了信号，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它是从士麦拿出发经过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

马赛的圣·琪安海岛的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法老”号渐渐驶近了，尽管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但它驶得非常缓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岸上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

岸上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跳进了一只小艇迎着“法老”号驶去。

大船上的一个青年看见了来人，就摘下帽子。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年龄约莫有19岁，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

“爱德蒙，出了什么事？”小艇的人喊道。

“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那个青年回答说：“我们失去了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不过，可怜的莱克勒船长他得脑膜炎死了。”说完他便转身对船员喊道：“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那青年水手四周环视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被迅速准确地执行，便又转过脸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问。

“唉，先生，完全是始料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莱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督交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他就觉得头不舒服，24个小时后，他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我们按惯例海葬了他。”

这时，船正驶过圆塔，青年喊道：“注意，准备收主帆、后帆和三角帆！”

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了，犹如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现在请您上船来吧，莫雷尔先生，”爱德蒙说，“您的押运员唐格拉尔先生会把详细情形告诉您的。我还得去照顾抛锚和给这只船挂丧的事。”

唐格拉尔现在正向船主走来。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对下轻视无礼的面孔。水手们都憎恶他，却很爱戴爱德蒙·唐泰斯。

“莫雷尔先生，”唐格拉尔说，“莱克勒船长是负责莫雷尔子公司这种重要的公司的最合适的人才。”

“可是，”船主一边说，一边把眼光盯在了正在指挥抛锚的爱德蒙身上，“在我看来，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就完全称职。”

“是的，”唐格拉尔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仇恨的目光说，“但船长刚去世，他竟跟谁也不商量一下，自作主张地独

揽指挥权，而且还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没有直航返回马赛。”

莫雷尔说：“他既然是大副，这就应该是他的职责。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事儿，是他的错，除非这只船有什么故障。”

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耽搁了一天半时间。”

“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贝特朗元帅。”

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把爱德蒙拖到一边，急忙问道：“陛下他好吗？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他说，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世世代代都当船主。当他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那个团里面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

“太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莫雷尔，他后来被提升到上尉。爱德蒙，如果你曾带一包东西给元帅，并且还同陛下讲过话的事被人知道的话，那你就会受连累的。”

“我怎么会受连累呢？”爱德蒙问，“我根本连带去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而陛下所问及的，又是一般人所常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部的检查员来了。”说完，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迎过去了。

他刚离开，唐格拉尔就凑了过来说道：

“爱德蒙没有转交莱克勒船长给你的一封信吗？”

“有一封信吗？你怎么知道？”

经船主这样一问，唐格拉尔的脸顿时涨红了：“那天我经过

船长室门口时，那门是半开着的，我便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任交给了爱德蒙。”

“他没有对我提到这件事，船主说，‘但是如果有信，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唐格拉尔便乘机溜走了。

“喂，我亲爱的爱德蒙，你愿意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吗？”船主说。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得先去看看我的父亲。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是的，爱德蒙，我怎么给忘记了，在迦太罗尼亚人那里，还有一个人也像你父亲一样在焦急地期待着你呢，那可可爱的美塞苔丝。”

爱德蒙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难怪她到我这儿来了三次，打听‘法老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呢。”

“她是我的未婚妻。”青年水手说。

“你真是一个守规矩的小伙子，爱德蒙。莱克勒船长临终前，没有托你交一封信给我吗？”

“他当时已经不能动笔了，先生。我还得向你请两星期的假。”

“是去结婚吗？”

“是的，先是去结婚，然后还得到巴黎去一次。”

“好吧，爱德蒙。反正船要过三个月以后才能再出海，你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因为‘法老号’，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背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爱德蒙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禁说道，

“你说什么呀，你好像看到了我心底的秘密。你真要任命我做‘法老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爱德蒙，假如我是一人说了就算数的老板，我现在就可任命你。”

“啊，莫雷尔先生，”青年水手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莫雷尔先生，谢谢你。”

“爱德蒙，假如由你来负责‘法老号’，你愿意把唐格拉尔留在船上吗？”

“莫雷尔先生，”爱德蒙回答道，“凡是那些能获得我们船主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总是极尊重的。”

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上了岸……

船主转过身来时，看见唐格拉尔正站在他背后。唐格拉尔也在用目光遥送那青年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着爱德蒙，但两个人目光里的神情和含义却大不相同。

爱德蒙跑回家，他的父亲正踩在一张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在窗口绑扎牵牛花，想编成一个花棚。突然他觉得一只手臂拦腰抱住了他，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喊起来：“父亲，亲爱的父亲！”

老人惊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就颤巍巍地倒在了他的怀抱中。

“高兴点，亲爱的父亲，我们现在要过快活的日子了。”

“孩子，”老人说道，“快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了？”

“父亲，我们那位好心的船长莱克勒先生死了，承蒙莫雷尔先生的推荐，我极有可能接替他的位置。你懂吗，父亲？想想看我20岁就能当上船长，薪水是100金路易，还可以分红利！这可是像我这样的穷水手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呀，来，来，”青

年说：“喝点酒吧，父亲，你把酒放在哪儿了？”

老人说：“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了？”爱德蒙说：“父亲，你缺钱用吗？可是三个月前我临走的时候给你留下过 200 法郎呀。”

“是的，是的，爱德蒙，一点儿不错。但你当时忘了你还欠我们邻居卡德鲁斯一笔小债。”

“这么说，三个月来你就只靠 60 个法郎来维持生活！”青年自言自语地说。

他翻开口袋，把钱全倒在桌子上，一共有十几块金洋和一些小零币。老唐泰斯的脸上顿时展开了笑容。

“拿着吧，去买些吃的东西。父亲，先雇一个佣人。我绝不再让你独自一个人长期孤零零地生活了。嘘，别出声！有人来了。”

“是卡德鲁斯，他一定是听到了你回来的消息，知道你交了好运，来向你道贺的。”

“哼！口是心非的家伙，”爱德蒙轻声说道，“不过，他毕竟是我们的邻居，而且还帮过我们的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表示欢迎的。”

爱德蒙的这句话刚讲完，裁缝卡德鲁斯那个黑发蓬松的头便出现在门口。他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岁，手里拿着一块布料。

“怎么，真是你回来了吗？”他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笑道，一面斜眼看着爱德蒙抛在桌子上的那一把金币和银币。

青年看出了他那黑眼睛里流露出的贪婪的目光。

他漫不经心地说：“父亲，快把这些钱收到你的箱子里去吧，除非我们的邻居卡德鲁斯要用，我们倒是乐意帮这个忙的。”

“你这个消息会让那些老朋友听了都高兴的，我还知道圣·

尼古拉堡那边有一个人 听到这个好消息也会高兴的。”

“是的 我亲爱的父亲 现在我已经见过你了 知道你很好。请允许我到迦太罗尼亚人的村里 好吗？”

“去吧 我亲爱的孩子，”老唐泰斯说，“望上帝保佑你的妻子 就如同保佑我的儿子一样！”

“他的妻子！”卡德鲁斯说，“你说得太早了点吧 唐泰斯老爹 她还没正式成为他的妻子呢！”

“她肯定会成为我妻子的。”爱德蒙回答。

“不错 不错，”卡德鲁斯说，“但你这次回来得很快 做得是对的 我的孩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美塞苔丝是一位漂亮的姑娘 而漂亮的姑娘总是不乏有人追求的。尤其是她 身后有上打的追求者呢！”

“真的吗？”爱德蒙的微笑里流露出一丝不安。

爱德蒙拥抱了一下他的父亲 和卡德鲁斯告别了。

卡德鲁斯又呆了一会，便离开老唐泰斯，下楼去见唐格拉尔 后者正在西纳克街的拐角处等他。

“怎么样，”唐格拉尔说，“你见到他了吗？”

“他简直骄傲得很 已经要来关照我了。好像他是个什么大人物似的 而且还要借钱给我 好像是一个银行家。”

“他还爱着那个漂亮的迦太罗尼亚小妞吗？”

“简直爱得发疯了 但除非是我弄错了 在这方面他可能要遇到点麻烦了。”

“你说清楚点。”

“是这样的 我每次看见美塞苔丝进城时 总有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迦太罗尼亚小伙子陪着她 那个人有一对黑色的眼睛，

很神气也很威武 她叫他表哥。”

“真的 那么你认为这位表兄在追求她吗？”

“我只是这么想。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对一个漂亮的 17 岁的少女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那我们就到这条路上去吧 我们可以在瑞瑟夫酒家那儿等着，一面喝酒，一面在半路上等着他，看一下他的神色怎么样，就知道了。”

“走吧，”卡德鲁斯说，“但话说在前面 你来付酒钱。”

“那当然，”唐格拉尔说道。他们快步走向约定的地点，要了瓶酒。

邦菲尔老爹看见爱德蒙在十分钟以前刚刚过去，于是他们确知了他还在迦太罗尼亚人的村里 便在梧桐树下坐下来。

那两位朋友一面喝着泛着泡沫的拉玛尔格酒，一面竖着耳朵，留神着百步开外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小村庄，便是迦太罗尼亚人居住的地方。

这所房子的墙外爬满了颇具乡村风味的藤类植物，阳光普照着那些枯黄的叶子，使上面涂了一层美丽的色彩；房子里面是用像西班牙旅馆里那样千篇一律的石灰粉刷的。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黑得像乌玉一般，双眸像羚羊的眼睛一般温柔。她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那花瓣被撕碎了撒在地板上。离她不远处 坐着一个年约 22 岁的高大青年，他在注视着她 脸上一副烦恼不安的神色。

“你看 美塞苔丝，”那青年说道，“复活节快要到了 你说，这不正是结婚的好时候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次啦 弗尔南多。你再问下去是自寻烦恼，”美塞苔丝回答说，“我一直把你看作我的哥哥 别向我

要求超出兄妹之爱的感情 因为我的心早已属于另外一个人了。我相信他至死都只会爱我一个人。”

“你永远爱他吗？”

“我活一天 就爱他一天。”

弗尔南多像一个战败了的战士垂下了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突然他咬牙切齿地说：“假如他死——”

“假如他死了 我也跟着死。”

“美塞苔丝！”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屋外兴冲冲地叫了起来；美塞苔丝！”

“啊！”青年女子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你看 他来了！”她冲到门口说：“爱德蒙 我在这儿呢！”

弗尔南多脸色苍白，全身颤抖，他向后退去，踉踉跄跄地靠在椅子上，一下子坐了下去。爱德蒙和美塞苔丝互相紧紧地拥抱着。突然，爱德蒙发现了弗尔南多那张阴沉的脸，这张埋在阴影里的脸带着威胁的神气。那迦太罗尼亚青年不自觉地动了一下，下意识地按了按在腰部皮带上的短刀。

“啊 对不起！”爱德蒙皱着眉头转过身来说：“我不知道这儿有三个人。”然后他转过身去问美塞苔丝，“这位先生是谁？”

“这位先生将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爱德蒙 因为他是我的堂兄。他叫弗尔南多——除了你以外 爱德蒙 他就是世界上最喜爱的人了。你不记得他了吗？”

“是的 记得，”爱德蒙说道 他并没有放开美塞苔丝的手，用一只手握着美塞苔丝，另一只手亲热地伸给了那个迦太罗尼亚人。但弗尔南多对这个友好的表示毫无反应，爱德蒙全明白了 他脸色立刻变了 有点发怒了。

“我如此匆忙地赶来，想不到在这儿会遇到一个对头。”

“你弄错啦，爱德蒙，这儿没有你的对头，这儿只有我的哥哥弗尔南多，他会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跟你握手的。”

弗尔南多像被催眠了一样，慢慢地向爱德蒙走来，伸出了他的手。刚一触到爱德蒙的手，他就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便一下子冲出屋子去了。

“喂，迦太罗尼亚人，喂，弗尔南多，你到哪儿去？”一个声音传来。

弗尔南多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慢慢地走入凉棚，在那凉棚中，荫凉似乎使他平静了些。“是你们叫我吗？”说着他便重重地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像瘫下来似的。

“我看你像个疯子似的乱跑，就叫了你一声，怕你去跳海！”

弗尔南多像是在呻吟似的叹了一口气，一下子伏在了桌子上，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

“噢，我说，弗尔南多，”卡德鲁斯一开头就戳到了对方的痛处，“你的脸色看上去很不对劲，像是失恋了似的。”说完便爆发出一阵粗鲁的大笑。

“得了罢！”唐格拉尔说，“像他这样棒的青年小伙子怎么会的情场上吃败仗呢。卡德鲁斯，你别开他的玩笑了！”

“弗尔南多，竟然被人家姑娘给拒绝了。”卡德鲁斯说。

“来吧，”唐格拉尔倒满三只酒杯说，“我们来为爱德蒙·唐泰斯船长，为美丽的迦太罗尼亚女人的丈夫干一杯！”

卡德鲁斯哆嗦着的手把杯子送到嘴边，“咕咚”一声一饮而尽。弗尔南多则把酒杯掉在了地上，杯子碎了。

“呃，呃，呃，”卡德鲁斯舌头发硬地说，“迦太罗尼亚人村那边，看，弗尔南多，你的眼睛比我好使。我一点也看不清楚。”

但我敢说那是一对情人，正在拥抱呢！”

唐格拉尔当然不会放过让弗尔南多更加痛苦的机会，“你认识他们吗，弗尔南多先生？”他说。

那青年低声回答：“那是爱德蒙先生和美塞苔丝小姐！”

卡德鲁斯对他们喊道：“喂，爱德蒙，喂，美丽的姑娘，到这边来，告诉我们，你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因为弗尔南多先生就是不告诉我们！”

爱德蒙说：“我也是想越快越好，唐格拉尔先生。今天先到我父亲那儿把一切准备好，明天就在这儿的瑞瑟夫酒家举行婚礼。我希望我的好朋友都能来，也就是说，请您也来，唐格拉尔先生，还有你——卡德鲁斯。”

“弗尔南多呢，”卡德鲁斯说完便咯咯地笑了几声，“也请他去吗？”

“我妻子的兄长也是我的兄长，假如这种场合他不在，美塞苔丝和我就会感到很遗憾。”爱德蒙又对唐格拉尔说：“因为我们受苦的时间太长了，实在不敢相信天下会有好运这种东西。我之所以这么着急，倒也并非完全为了我自己，我还得去巴黎一趟。”

“你去那儿有事吗？”

“不是我的私事，是可怜的莱克勒船长最后一次差遣。”

“是，是，我知道，”唐格拉尔说，然后他又低声对自己说，“到巴黎去，一定是去送大元帅给他的信。嗯，这封信倒使我有了一个主意！爱德蒙，我的朋友，你还没有正式被任命为‘法老’号上的第一号人物呢。”于是他又转向那正要离去的爱德蒙大声喊道：“一路顺风！”

“谢谢。”爱德蒙友好地点一下头说。于是这对情人便又平

静而又欢喜地继续走他们的路了。

唐格拉尔的眼睛一直随着爱德蒙和美塞苔丝，直到他们消失在圣·尼古拉堡的一个拐角处。弗尔南多已经倒在椅子上，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卡德鲁斯正在一边喝酒、一边含糊地唱歌。

唐格拉尔对弗尔南多说：“你也爱美塞苔丝吗？”

“从第一次见她 我就爱上她了。”

“既然这样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想个补救的办法。见鬼 我想不到你们迦太人会这样窝囊。”

“你叫我怎么办？”弗尔南多说。

“只要去找 总是有办法的。”

“只要你有办法 我就来干——只要不杀了他就行 因为美塞苔丝曾说过 假如爱德蒙死了 她也要去自杀。”

卡德鲁斯本来已把头伏在桌子上，现在忽然抬起头来，用他那迟钝无光的眼睛望着弗尔南多说：“谁说要杀爱德蒙 我不愿意他死——我不愿意！他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还说要借钱给我 我不许你杀爱德蒙——我不许！”

“谁说过要杀他了 你这傻瓜！”唐格拉尔答道：“我们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喝杯酒，祝他身体健康吧！”他给卡德鲁斯倒满了酒，“别来打扰我们。”

“对 对 为爱德蒙身体健康干杯！”卡德鲁斯把酒一饮而尽说：“这杯祝他身体健康 祝他健康 嗨！”

“可是办法 办法呢？”弗尔南多说。

“伙计，”唐格拉尔说，“把笔墨纸张拿过来。”

唐格拉尔说道：“爱德蒙现在刚刚航海回来 途中又在厄尔巴岛靠过，这次航海以后，假如有人向检察官告发，说他是一

个拿破仑党的眼线的话……”

“我去告发他！”青年连忙喊道。

唐格拉尔继续说：“用左手写一封告密信就得了。”唐格拉尔一面说着一面写了起来，他用左手写下了几行歪歪斜斜的根本看不出是他自己的笔迹的文字，然后他把那篇文字交给弗尔南多。弗尔南多低声读道：“检察官先生台鉴 敝人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 兹向您报告有爱德蒙·唐泰斯其人 系‘法老’号之大副 今晨自土麦拿经那不勒斯抵埠 中途曾停靠费拉约港。此人受缪拉之命送信予逆贼，并受逆贼命送信予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在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 信件不是在其身上，就是在其父家中 或者在‘法老’号上他的船舱里。”

唐格拉尔说：“这样你的报仇就不会被人知道了 只要像我这样把信折叠起来 写上‘呈交皇家检察官阁下’，一切就都解决了。”唐格拉尔一面说着，一面把收信人的姓名地址都写在了上面。

“不错，一切都解决了！”卡德鲁斯喊道 他凭着最后一点清醒已听到了那封信的内容，“这样做太可耻了 太不名誉了！”他伸手想拿那封信。

“是的，”唐格拉尔说，一面把信移开了 使他拿不到，“我刚才所说所做的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假如爱德蒙，这位可敬的爱德蒙遭到了什么不幸 我会第一个感到难过的 你看。”他拿起了那封信 把它揉成一团 抛向凉棚的一个角落里。

“这就对了！”卡德鲁斯说，“爱德蒙是我的朋友 我可不能让他被人陷害。”

“哪个鬼家伙想陷害他 肯定不是我 弗尔南多也不会！”

唐格拉尔说着便站了起来望了一眼那个青年，青年依旧坐

着，但眼睛却盯在了那被抛在角落里的告密信上。

唐格拉尔扶着卡德鲁斯踉踉跄跄地沿着胜利港走去。

他们大约向前走了 20 码左右，唐格拉尔回过头来，看见弗尔南多正弯腰捡起那张揉皱的纸，然后冲出凉棚，向皮隆方向奔去。



第二章 订婚喜宴

第二天 瑞瑟夫酒家此时已准备好了丰富的订婚酒筵。筵席虽预定在 12 点钟开始。但在这之前的一小时 走廊上便早已挤满了性急的前来贺喜的客人 大家都在纷纷议论“‘法老’号的船主主要来参加婚宴。

不一会儿 莫雷尔先生便走了进来。“‘法老’号的水手们纷纷向他致意、欢呼。在他们看来船主的光临证实了一个传闻 爱德蒙不久就要做‘法老’号船长了。

接着 那对新人 and 一群伴随新娘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新娘的旁边是爱德蒙的父亲 他们的后面则跟着弗尔南多。他的脸上挂着一种阴险的微笑。

美塞苔丝和爱德蒙都没有注意到他脸上那种异样的表情。他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所以他们的眼睛除了互相深情地注视着以外 就只看到他们头上那明朗而美丽的天空。

老唐泰斯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熨得笔挺、钉着铁纽扣的黑衣服。卡德鲁斯一副卑谄的样子跟在他身旁 希望美餐一顿的渴望使他又与爱德蒙父子重归于好了 昨晚上的事 他脑子里留有模

糊不清的印象。

爱德蒙穿着一套半似军服、半似便服的商船船员制服。他那张英俊的脸上闪着喜悦和幸福的光芒 显得更加英气勃发。

美塞苔丝可爱得像希腊美女一样 她的眼睛乌黑明亮 嘴唇鲜红娇嫩 她的步伐是那样轻盈和婀娜多姿。

“爸爸，美塞苔丝走到桌子前面停下来，说：“请您坐到我的右边 左边要让一位始终像亲兄弟那样照顾我的人坐。”她这句温柔而甜蜜的话像一把匕首直刺入弗尔南多的心。

大家现在便开始尽情地享受那些放满在桌子上的美味佳肴了。新鲜香美的阿尔腊肠 鲜红耀目的带壳龙虾 色彩鲜明的大虾 还有为南方食客所极力赞美、认为比牡蛎还香美可口的蛤蜊

唐格拉尔向爱德蒙看了看 只见他易于激动的天性把每一个新的感受都明显地表露在脸上。

“噢 你有什么不快乐？”他问爱德蒙，“你难道怕有什么样的灾难降临吗 我敢说今天你是最称心如意啦。”

“使我感到不安的也正是这一点，”爱德蒙答道，“在我看来，幸福似乎不该这样轻易到手的。幸福应该是我们小时候书上所读到的神奇的魔宫 有凶猛的毒龙守在入口 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挡住去路 要征服这一切 就非去战斗不可。我现在真的觉得有点奇怪，凭什么获得这份荣耀——做美塞苔丝的丈夫。”

“丈夫 丈夫？”卡德鲁斯大声笑着说，“还没有做成呢 我的船长 你就试试去做个丈夫吧 瞧瞧会怎么样。”

美塞苔丝不禁脸上泛起了红晕。焦躁不安的弗尔南多每当听到一点响声就会显得很吃惊的样子。

“哦，那倒没什么，卡德鲁斯邻居，这种小事是不值得一提的。不错，美塞苔丝此刻还不能真正算我的妻子，但是，”他掏出表来看了看，就说，“再过一个半小时，她就是我的妻子了。”

“一个半小时？”唐格拉尔问，“怎么回事，我的朋友？”

“是的，”爱德蒙回答道，“在这儿我特别感谢莫雷尔先生，由于他的帮忙，一切困难都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付了结婚预告费，两点半的时候，马赛市长就会在维丽大酒家等候我们。现在已经是一点一刻了，所以我说再过一个半小时美塞苔丝会变成爱德蒙夫人并非言之过早。”

“可是，”唐格拉尔胆怯地说，“其它手续怎么办呢？婚书，文契？”

“噢，你真是！”爱德蒙笑着回答说，“我们的婚书早已写好了。美塞苔丝没有什么财产，我也一样。所以，你看，我们的婚书根本没费多少时间就写好了，而且也没花几个钱。”

“那么，只是订婚的喜酒变成结婚的喜酒了。”唐格拉尔说。

“不，不！”爱德蒙回答，“可别把人看成是那么小气，我从巴黎回来后，第二天就请大家喝喜酒。”

“我们可以走了吗？”美塞苔丝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问道，“两点钟已经过了，你知道我们说好的在一刻钟之内到维丽大酒家的。”

“是的，没错！”爱德蒙一面大声回答，一面急忙站了起来说，“我们马上走吧！”

全体宾客随声附和着，也都一起欢呼着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正在密切注意着弗尔南多的唐格拉尔突然看见他像痉挛似的抽搐了一下，踉踉跄跄退到了一扇开着的窗子前面。此时，只听楼梯上响起了一片嘈杂声，并夹杂着刀剑的铿锵声，房